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智識

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三王之前尚矣自漢而下膺運歷而履尊極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藴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達乎情僞慮於

未兆見於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繫表用能總御羣品嘉靖多方窒姦慝之源塞妖妄之逕克貞王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罔伏垂之緗緗良可述也

後漢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謂朱鮪等帝深疑之常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

害之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不以功臣任職雖
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
進朝請而已帝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
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為東海公天下墾
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復其
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

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部各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𨸏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帝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建武二十七年北單于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召公卿廷議不決時

帝爲太子言曰南單于親附北人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塞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人降者且不復來矣光武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魏太祖以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

為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文帝初為太子任城王彰之討烏丸力戰而勝北方悉平及軍還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上宜無自伐應對嘗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大奇也

明帝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自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絶浮華譖毁之端行師動

衆論决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畧性又强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晉宣帝爲魏太傅輔政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文帝爲魏相國欲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

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竝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秪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帝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

勑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明帝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

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懸是益奇之

後魏太武時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説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安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孝文南伐以李冲兼左僕射留守雒陽車駕還都引見

冲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則聽斷獨專聰則權勢大并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又嘗謂太子太傅穆亮曰徐州表給歸化人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荆揚不賔書軌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蓄儲虛竭雖得戶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賑恤卿意何如亮對曰所存遠大實如聖旨

隋高祖潛龍時嘗與宇文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不慧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内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難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帝言皆

驗

開皇初益州總管梁睿上平陳之策帝善之下詔曰公

英風震動妙筭縱横消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倶

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

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

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

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

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

大畧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眘乃止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謂侍臣曰周武王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始皇乗周之衰遂吞六國何祚運長短若此之懸也左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帝曰不然周既尅殷務弘仁義

秦既得志專任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取或可以逆守不可以不順祚之修短意在兹乎瑀拜手曰實如聖旨非愚臣之所及也又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反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須妄求也

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葢聖人縁物設教以爲樽節治之隆替豈繇於此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繇於樂陳将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将亡也而爲伴侶之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葢樂之繇也帝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懽者聞之則悦憂者聽之則悲悲悦之情在於人心非繇樂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心之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悦者悲乎

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相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繇音調帝然之

四年帝臨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側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衞之人傳餐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

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嘗疑羣臣内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宰臣以下承受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海内之重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爲國思審關縣宰輔安穩奏聞豈得以百司萬幾獨斷一人之慮也因令諸司曰若詔勅頒下有未穩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即便施行務盡臣下之心也

十年謂羣臣曰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也朕比開不諱之門直言之路者庶知寃屈欲聞規諫比來以奏封事者盈於篋笥多許人細事殊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宜棄私爲公小事不須聞奏有上封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以

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絶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内兵甲士卒遠勞於外有國之深忌朕所不取也是歲林邑王遣使云爲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爾爲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者多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存忠鯁

或貌類尫懦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鬭而怯於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跡雜埃滓而實懷清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踐難心跡睽謬安可勝紀夫玄天高遠四時有常即日月運行筭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難知也

十二月李思摩部落衆十萬勝兵者四萬人叛思摩渡河請居內地詔許之處於勝夏二州之間羣臣或以帝方東征河南去京不遠今近處強胡非計之得請帝鎮

雒陽無東征帝曰夫爲人君者當從德義而無猜疑比屋可封化堯之德也比屋可誅化紂之惡也昔成湯周武化桀紂之遺氓各從其化無不遷善孔子云有教無類豈徒言哉昔隋煬帝無道百姓嗟怨玄感作亂非夷狄者也但君無疑貳夷狄可以効忠君多猜嫌股肱必至搆禍朕雖不敏頗識機宜昔隋氏伐遼徵發百姓人皆斷手壞足亡命山野朕今征行取其情愿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不預從軍者懽聲盈路所謂創事而不違朕

但憂念蒼生心常不懈雖居河南濟貧贍弱想其懷恩入於骨髓又延陁嗜欲且同今不近走延陁而遠來歸朕其情易見因謂黄門侍郎褚遂良曰爾知起居宜記之我保十五年中突厥無事矣

高宗初爲晉王受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及爲皇太

子時有告遂州都督彭王元則之罪太宗召元則功曹而問之功曹爲之隱太宗怒而杖之於前退朝問太子曰人君大柄賞罰是也今箠功曹何如太子對曰草野之人天子召問惶恐失度即箠之臣以爲太急又問然則彭王若何對曰陛下之弟情所友愛顧付所司詳鞫斷之未晚也太宗稱善自是太宗坐朝嘗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畢留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爲太子陳說孝道論及政事或時有決罰令太子評其可否商

權辯論深達政要羣臣莫不歎服

顯慶二年道王友王玄策奏言臣從西域使迴將長年婆羅門至此問其合藥之法報臣必成恩旨今若放還恐失方術之士玄策退帝謂侍臣曰玄策昨進對言古人欲招天下賢哲先市駿骨固請留此婆羅門朕觀其狼戾猾急恐竟無益口云合藥成欲服時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後還斷食服藥遣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肉始得長生遍覩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者

秦皇漢武慕神仙求採藥物勞役天下秦皇五十之餘即死漢武末年乃至國用糜費功力不足賴其早覺昔非下制責躬息兵止役始得安靜年踰七十僅免滅亡審念此等必知無成若有其實長生之人即今何在司空李勣對曰此婆羅門未曾經試來或容不可諳悉前已驗其無成所以放去今復更來頭鬚自白衰老漸及豈得仙之狀耶玄策詭誑何處即有所解昨見其重來羣情已甚驚惟陛下知無所用令更放去臣等不勝喜

躍

睿宗為皇太子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為周室嘉應太子曰烏前足偽也天后不悅須㬰而一足墮地果如其言

玄宗初封楚王天授二年開府置官屬始年七歲因朔望朝見車騎嚴整金吾將軍武懿宗見而忌之遂擠排騎從帝呵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特加嘆異

肅宗為皇太子時天寶十三載安禄山自范陽入朝太子覲其兇姿有悖逆之狀言之於𤣥宗𤣥宗易之不納

德宗即位有司言宣政内廊壞請修繕太卜云孟冬為魁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啟塞從時何魁罡之有卒命修之

憲宗六七歲時為皇孫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皇孫對曰此祇是第三天子德宗驚喜繇是重之及為皇太子宰臣韋執誼韋順宗寢疾與王叔

文等竊弄權柄懼太子怒已用事乃以台州刺史陸質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令質入侍而潛伺太子意因用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學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

元和十二年光禄少卿楊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庚辰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請准令月三日詔命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宰臣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寒沍葢縁刑殺致此陰沴又罪人索聯枝黨未已伏乞聖恩特賜寛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寛解即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投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邉上乘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寛恕固宜如此覃石等曰遏惡揚

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人言有贓須早令御史鞫問如無過即與洗雪無令虚受贓污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鄭覃俱爲輔弼罄竭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茍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百司請各有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可一一自領慎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常聞李林甫忌前好權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比者選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邉兵或

營錢穀苟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縣是進用之人帝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理今請以才堪即用不必文詞借如中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重色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況此科已二百年亦不可

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十數人或三五人但稍有知慧者即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命選授州縣官即請減選帝曰令加至四十人三年即選與州縣官得資即任諸處奏充判官鄉便處置奏來帝曰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根源蓋以黎人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石曰鄭覃志在恤蒼生若得術亦應不難

根本事在朝廷事事節用務去冗食秖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堤防奸吏因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所見且去簿書奸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即天下理若綱在綱則百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覩今日之事即往往憤氣填膺覃曰陛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忭臣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傚以為時尚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日漸

减少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但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盂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漸緝矣覃對曰如張元昌事宜付有司戒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至戶曉戒勑但要自以儉約化之朕嘗聞前時内庫有兩領錦褑子其上飾以金烏一領玄宗皇帝幸温湯時着一領與楊貴妃着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往往而有石曰毛玠為吏部尚書性本清儉時人尚不敢鮮衣

美食況萬乘之留情故可便為一時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北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俟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倣之未知可否帝曰在開元之際天下太平過有興役已是當時末事況今無當時之太平而倣當時之末事豈為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邉令京兆府量造小屋餘停罷回充修館驛并昨所被誅戮數家家具器用並請勒度支送館驛充用宰臣退帝

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
執筆所紀便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
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
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史官所述義
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
見極陳善惡恐致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今
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
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且

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畧覽曰鄉宜門外重寫録進來其日晚内出詔宣示羣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閒話不闗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為取愧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

開成二年嘗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等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皇帝時班行多闕豈乏才乎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盖貞元中進士路塞所

以有才之人或託迹非所此乃不進人才之故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奬用後不稱職即罷黜帝曰宰相薦人莫計踈密朕聞竇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須引退若是公舉何避親嫌人鮮全才但用所長耳

三年七月甲子以衛尉卿王彦威為忠武節度右金吾大將軍史孝章為邠寧節度丁卯帝於紫宸殿問宰臣曰昨除兩鎮如何夷行曰但出自聖心即好楊嗣復曰

若出自聖心即人心皆悏如不當不可但自聖心帝曰誠如此吾固無私夷行曰自三數奸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權假何人帝曰夷行言倒持太阿亦不可但當與不當不在倒持太阿嗣復曰齊桓用管仲豈謂倒持太阿帝曰然

四年閏正月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䳇能言

四月帝於紫宸殿謂宰臣曰杜悰判度支邊上更無欠

闕足見長才嗣復李珏因稱其美請除户部尚書以酬之夷行曰臣謂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曰太宗任宰臣天下事皆得平章謂之平章政事代天理物上下不相疑阻以此能致太平若除一官皆須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用心力臣下發言即疑凡臣下用之即是宰相不用即是庶寮豈可自保夷行曰小官即可大官須陛下自處置帝曰卿言總似未當夷行曰自古敗亂未嘗不因恩權在下嗣復

曰夷行必以臣等未合膺委任不然何自為宰相不知宰相之職珏曰陛下嘗語臣云竇易直勸我每宰相進擬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只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帝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節度使亦可大怪珏曰處厚身為宰相信佛求功德殊昧本

後唐莊宗初從太祖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卒及破賊迎鑾功居第一繇是稍優寵士卒因多不法或陵侮

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攘酒博喧競太祖緩於禁制獨帝不平之從容白曰隄防所以止水禮法所以禁人未有壞隄防而止橫流廢禮法而禁兇暴雖堯舜禹湯之明聖捨此則無繇致理竊見將吏驕縱軍士兇豪不唯蠹耗於生靈終慮為國之後患古人防微杜漸何況事已顯然不可不禁太祖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兇焰日熾氏叔琮屢傾郡邑康懷貞頻犯郊圻隣援攜離土疆侵削城門之外鞠為戰場太祖憂形於色

寢膳不怡嘗宴居帝侍側因啟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二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為沮喪太祖釋然因奉觴作樂而罷

晉高祖初為鎮州節度使九門縣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抑之因訴於

令令以兄弟俱不義送帝帝曰人之不義繇攸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為是阻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則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漢高祖晉天福八年鎮太原奏以太原往例每年差人押送蔔蔔往北朝今年伏候勅旨晉少帝有詔罷之高祖曰此土產常物廢而不行必啟戎心以生怨也又十一年八月朝廷以前遣李守貞皇甫遇張彥澤再援粮

入易定彦澤與契丹騎衆相逢逐行四十里獲酋領詣里
相公首級帝有表入賀因謂寮佐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
朝勝夕負何常之有今常定内地也朝廷不能分置屯田
課民種植俟秋早穫清野以待何須多備兵募招寇引敵
馳鬬是戎人所長堅守乃為我之利伺隙待變平之非晚
今半歲之中命將兩出翻為敵騎所誘自取其困何謀之
不審耶吾恐得其小捷而有後衂諸君其志之
天福十一年十一月朝廷遣杜重威與諸將攻瀛莫二

州以詔諭帝帝謂幕客及左右曰主上富有春秋左右
乏正人重戚以國親方擅兵柄輕為表請有此無名之
役契丹自陽城不利畜謀俟便踰一期矣今國家邊上
深溝高壘守猶不足得有侵越乎且瀛莫獲之無以保
殘之是為寇立敵招怨在此行也朝廷以我先帝舊臣
特都統虛名而已曾不以大事利害一相謀之社稷至
重良有憂也始少帝八年在澶淵為契丹所迫命帝為
北面招討使第一詔會兵鎮州第二詔會兵邢臺時以

雁門有虜黨南下張脅率之勢故帝親率兵拒焉由是兩路將行皆後期不能赴朝廷以為持疑逗留稽勤王之意少帝嘗謂近侍曰太原全不為朕必貯異志有處分便可速為之識者以為言之非祥故後雖有委託之命而無臨制之權帝亦知少帝不為我用嘗鎮靜自守無復敢進一言以箴朝廷之闕十一月杜重威入瀛州界下東城而西以契丹大至故也十二月十日重威以王師降契丹真定東垣渡耶律氏率雜虜漢軍而南先

遣我降將張彥澤以二千騎馳渡白馬津入汴據之帝聞而大駭分兵守境以備侵軼之患

十二年十二月即位初殿直韓訓進呈造到攻城木鳳斧鑁帝聞之謂左右曰衆心成城衆散則城無所保矣斯何用焉

周世宗嘗謂侍臣曰近代君臣多不能保其終始何也侍臣奏曰盖為臣者不得事君之道或恃寵以矜功或縱欲以敗度故雖得其位旋失其身帝曰此繇其君也

儻君能駕御保惜不寘於顛危之地則臣下必能保守其富貴自然君臣保其終始也羣臣大稱美之

冊府元龜卷四十六

冊府元龜卷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友愛　慈愛

友愛

夫孝悌本於仁愛恭順之謂因心而友親族以睦皆王者之德也肇自有庠無為休範爾後或異其禮遇篤之情好優賜予之數惻睽違之念形惟疾之憂軫孔懷之

痛矜其過失撫其孤藐莫不發於深衷表於至性成和協之美致懷寧之福風行化馳民德歸厚者矣

舜父母使舜浚井出從而掩之舜浚井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已出從而葢其井以為死矣象曰謨葢都君咸我績象舜弟也謨謀也都於也君舜也象言謀於君而殺者皆我也欲與父母分其有故引其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丁禮切堯賜舜弤弓二嫂治朕棲二嫂娥皇女英也棲牀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忸怩慙也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

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庶汝助我治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封之有庳富貴之也

周成王燕兄弟作常棣之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承華者曰鄂不鄂足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

漢惠帝二年齊王肥入朝齊王帝庶兄高祖長子與齊王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卧切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鴆鳥赤身黑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

自起反翻反音 戹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
景帝三年梁王武入朝梁王帝母弟 時帝未置太子與孝王
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
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明年漢立太子遂止七年十月梁王入朝
帝使使持節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天子副車駕四馬 既朝上
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
中梁之侍中郎謁者着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著音竹畧切 與
漢宦官亡異

武帝姊修成君帝母王皇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韓嫣白之嫣音嫗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脩成子仲

成帝河平初定陶王康來（定陶王帝庶弟）太后與帝承先帝意遇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芥（往事謂元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芥之嫌）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帝謂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謂人命無常不可諱也）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後王薨綏和中徵王子欣為皇太子（欣哀帝也）

後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獨叩頭寛譬哀

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

明帝永平五年琅琊王京就國京帝母弟七年帝悉以光烈皇后遺金寶財物賜京

十一年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十五年帝案地圖将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

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先是帝庶弟楚王英以大逆自殺後是歲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内殿悲泣感動左右

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陳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三王皆帝弟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按輿地圖令諸國户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一云樂成王黨明帝之子與帝同年尤相友愛

和帝即位遵章帝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至安帝初乃就國

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繇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嘗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至冬

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

魏文帝庶弟趙王幹一名良本陳妾子既生三歲而陳氏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

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帝遜是親
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嘗呼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
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泣
明帝時燕王宇字彭祖武帝子帝少與宇同止嘗愛異
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
晉武帝弟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
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𦱊其
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為樂平王使有

名號以慰吾心

後魏文成弟長樂王處文聰辯夙成年十四薨帝悼傷之自小歛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

孝文篤於兄弟以咸陽王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戒後以禧長兼太尉公因幸其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常恐君有空授

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令幸其宅徙屈二賓良以爲愧又幸廣陵王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羽字）沉疴綿綴遂有危歳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

宣武留愛諸弟京兆王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帝每日華林戯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闕

唐太宗貞觀十年三月諸王歸藩帝流涕而謂之曰友于之情凡人所重朕於兄弟情豈不欲同遊處展親愛耶但以天下事重方成分别不能不悲耳兒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嗚咽不能止

酆王元亨帝之弟也初拜散騎常侍出藩帝以其幼小甚思念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者為之設宴以慰其羈思之心

高宗永徽二年襄成長公主薨於常州公主太宗長女適州刺史蕭説

将陪葬昭陵塗次故城之西帝登城見柩車而哭仍令黄門侍郎宇文節塗中弔諸子焉

咸亨二年城陽公主薨于房州公主帝同出適房州刺史薛瓘於顯福門舉哀哭之甚慟五日不視事仍遣中使及宫人往房州視其喪事給靈轝還京

玄宗兄弟聖歴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子宅大定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降慶坊亦號五王子宅先天初玄宗為大被長枕宋王成器等

昆季每與同寢太平公主奏之太上皇誥曰昆季恩深
歡娛共被汝為留愛天倫其睦斯乃萬方有慶九族延
休言念仁慈固多忻慰開元初以興慶是龍潛舊邸因
以為宮寧王憲於勝業坊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
於安興坊東南角賜宅薛王業於勝業坊西北角賜宅
邸第相望於宮側帝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
蕚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登樓聞諸
王音樂之聲咸召昇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

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鷄或近郊從禽或别野追賞不絶於歳月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為天下友悌近世無比帝既篤於昆季雖有讒邪交搆其間然友愛如初憲尤謹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帝尤以此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藥丸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何如骨

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之務絶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九之效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之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開元八年岐王範接待文士劉廷琦張諤等會駙馬都

尉裴虚已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諱之書配徙嶺外廷琦諤皆坐累貶官然帝未嘗問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生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

是年薛王業疾帝親為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為初生之歡帝賦詩曰昔見漳濵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常棣花重滿鴒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

十三年帝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帝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為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帝降階就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罰遂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

十四年岐王範薨帝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為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僚上表勸諭然後復常

二十四年正月辛丑幸故薛王宅以三年之制將終追悼

二十八年寧王憲疾帝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稍瘳帝大悦特賜崇一緋袍魚袋以賞異之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帝尤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憲酒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皆分賜之憲甞奏請年終録付史官每年數百紙

二十九年寧王憲薨帝聞之號泣哀不自勝左右皆掩涕追謚曰讓皇帝憲長子汝南郡王璡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内出御衣一副遣中官高力士齎手書寘于靈坐之前其書曰諱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没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當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洎乎成人長則同遊樂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哥嫡長合

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萬幾事總聽政之暇得展於懷十數年間棣華彫落謂之手足惟有大哥今復淪亡眇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光昭徳行以示崇高立徳立名斯為不朽大哥事跡身没讓存故册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況庭訓傳家璡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怳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

肅宗庶弟永王璘數歲失母母曰郭順儀帝鞠養顧憐之至

德一年於江寧擅舉兵戰敗奔南陽至大庾嶺為洪州皇甫侁所執使人潛害璘妻女等使人送至蜀郡帝聞之傷悼久之而廹以大義竟不能加侁罪帝亦愛弟之故隱而不言潛謂人曰皇甫侁生得吾弟何不送歸蜀郡而擅殺之自此不復見用也

晉高祖弟曹州防禦使暉卒中書奏天子為五服之内親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帝俯而從之輟視朝三日

慈愛

為人父者慈而已矣既慈而愛既愛而親非獨情之所鍾抑亦教之所繇生也是以左傳之述謂之六順戴記所紀冠乎六義若乃引而進之以至於猶子順而下之以及於諸孫皆天屬之至親人情之所篤而況履尊極之位居億兆之首自家以刑國繇上而化下夫如是則天性之愛人倫之義足以敦於禮儀者矣

漢文帝少子梁懷王揖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

宣帝子淮南憲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

愛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時元帝為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

元帝選許嘉女以配太子初入太子家帝令中常侍黄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說讀曰悅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後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徙太原王章為齊王章帝兄伯升之子少孤帝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

南郡又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雒陽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縣故城

後遷梁郡太守

魏太祖子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疾病嘗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寛喻帝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之又帝孫叡即明帝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會同於侍中近臣並列帷幄

晉武帝時秦獻王柬沉敏有識量帝嘗幸宣武場以二十六軍兵簿令柬科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

元帝子琅邪悼王煥帝特所鍾愛初封顯義侯及煥疾篤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俄而薨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

後魏明帝子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帝以丕長愛其氣度特優異之

太武太平真君元年六月景穆（即太子也）生文成於東宮文成少聰達帝愛之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又高允與崔浩述成國記後以經授太子及浩誅太子救允於帝以直免死太子之薨也允久不進見後帝召允昇階歔欷悲不能止太武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相謂曰高允無言悲泣令至尊哀傷何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是以竊言耳帝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

免令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
宣武帝即位後頻喪皇子胡充華之生孝明帝自以長
嗣深加愼䕶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别宫皇
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
隋高祖第二子即煬帝初爲晉王美姿儀少敏慧高祖
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
秦王俊高祖第三子開皇中薨於秦邸帝哭之曰晉王
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

已許之不可虧信

唐太宗貞觀中高宗為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小子后終後累年帝憐之不令出閤至是立為太子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孫太子宴宮寮于弘教殿帝幸東宫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稱萬歲帝謂功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就公為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竝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魏王泰太宗第四子也太宗以泰愛文學特令別置文館學士嘗幸泰延康坊宅曲赦雍州及長安獄大辟罪以下竝原之免延康里百姓無出今年租賦曲賜泰府官僚及同里老人各有差時承乾為太子泰每月所給料物又踰於太子後以承乾足疾遂有奪嫡計承乾廢泰仍降封東萊王又封順陽王居均州貞觀十八年二月帝手持泰表以謂近臣曰泰文詞美麗豈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為社稷之計斷割恩寵遣其居

外者亦是兩相安全

玄宗開元五年夏悼王一薨一生而美秀帝鍾愛無比名之為一孩孺而薨帝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瘞於城南龍門東帝欲宫中舉目見之

代宗華陽公主帝愛女也母曰貴妃獨孤氏公主幼聰慧過人善候帝旨動容發言必隨喜愠帝之所貴則因而美之帝之所惡則因而全之由是帝特所鍾愛

大歷元年三月庚寅許華陽公主出於禁外歷過東市

及資聖寺遣高品宮人及高品内侍六軍将等以從城
内觀者如堵以公主有疾縱令遊觀特寵之也及薨哀
悼過深宰臣等以修短常理因中官吳承倩付奏以諷
導帝為之節哀初有疾帝命宗師道訓名曰瓊華真人
及疾亟帝親自臨視屬纊之際嚙傷帝手指其愛念如
此至五月辛丑帝以公主之哀未聽朝宰臣等抗疏言
曰伏以華陽公主輟朝又當夏至節假臣等趨事向隔
旬時惶駭失圖瞻踢若歲仰惟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

鍾嘗禱必親已承減膳幽明遽間倍殄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吏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傷殘虜候為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毫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之所以不寧臣子之所宜兢悸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天下幸甚帝始親朝政

德宗唐安公主帝長女也母昭德皇后公主性聰敏孝

敬帝所鍾愛初詔韋宥尚焉未克禮會而遇行幸興元

元年幸梁州車駕至城固公主薨帝痛甚令有司厚其

葬禮

邕王諒皇太子之子德宗愛念命之為子次為第七授

開府儀同三司遥領節度使竟未出閤貞元十五年九

月薨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普寧公主出降于頔之子季友

公主帝長女也特所鍾愛其禮甚盛

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巳卯以晉王蕘廢朝三日王名普敬宗長子也郭妃生時年五歲帝撫念所至蹢於皇子

後唐明宗長子即末帝也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歡末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櫛走而獲免末帝旦謝重誨重誨終銜之及末帝鎮蒲中知其出入不時重誨因矯宣中旨令屯将楊彥温遏出郭則閉門勿納後末帝遊舜廟迴為彥温所拒末帝知重誨搆之馳還雒陽以求自雪重誨繼奏請行重典帝曰朕為小将

校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炭收馬糞存養以至身達今貴為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曉其意卿可速退朕自令居閒便了遂詔歸私邸末帝尚懼重誨多方危陷但日諷佛經陰禱而已明年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泣而謂之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乃以末帝為左衛大將軍

冊府元龜卷四十七